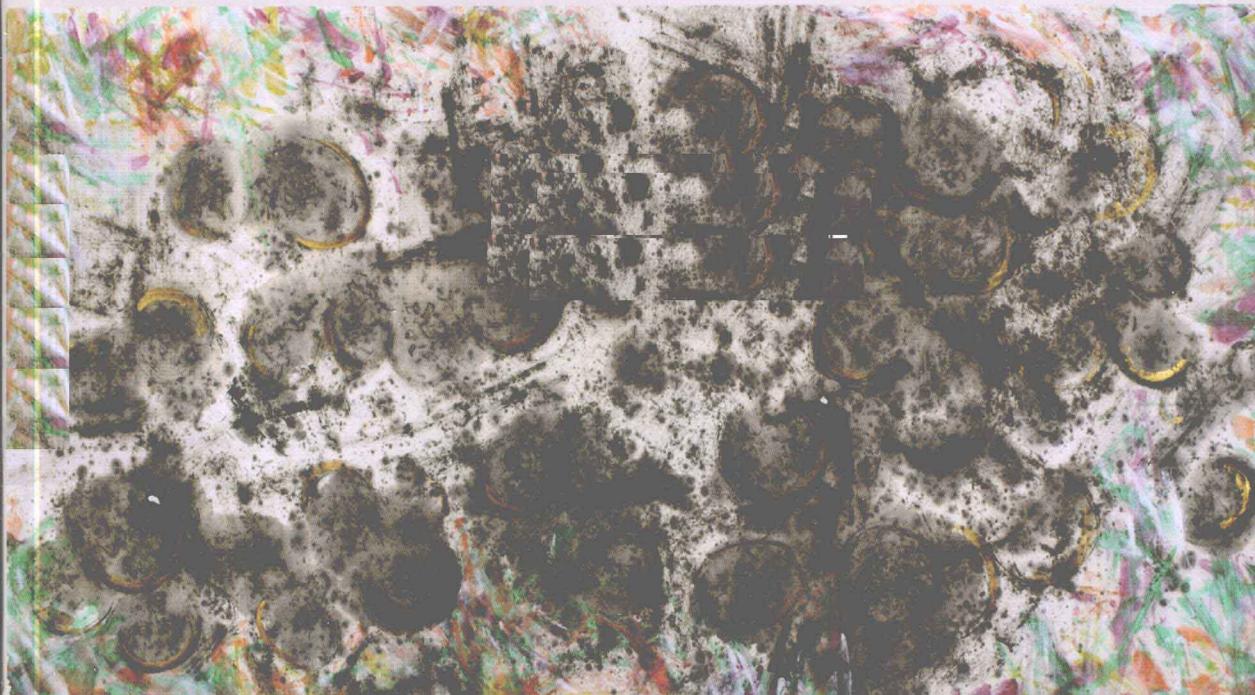




野外七人诗选

胡人 江离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FIELD 野外七人诗选

胡人 江离 主编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外七人诗选 / 胡人 江离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54—6021—9

I . 野… II . ①胡… ②江… III . 诗集—中国—当代 IV .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7450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琦
装帧设计:胡 人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3.75 插页:2 页
版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5990 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这是野外诗社成立十周年暨《野外》诗刊创办十周年的一个选本。选入了“野外”主要成员泉子、胡人、江离、楼河、炭马、飞廉、古荡七人的作品。

野外诗社于2002年3月在杭州创建，同年12月，《野外》诗刊创刊，主要面向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青年诗人。

十年来，野外诗社定期出版诗刊，主办诗歌论坛(www.yewaipoem.cn)，组织诗歌沙龙活动。迄今出版了10期《野外》诗刊，举办了60多期诗歌沙龙和主题活动。现有成员20人：潘维、泉子、胡人、江离、楼河、炭马、飞廉、古荡、胡澄、道一、任轩、老刀、谷雨、余西、方石英、游离、山叶、晓米、王净、藏马，习惯被称为“野外诗群”。

2009年，“野外”公开出版了《野外诗选》(列入浙江省作协资助出版的“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了“野外”20位同仁和部分《野外》“老”作者的作品；今年，值“野外”十周年之际，在诗人黄纪云先生的热心资助下，又公开出版《野外七人诗选》(列入“《诗建设》书系”)，在此一并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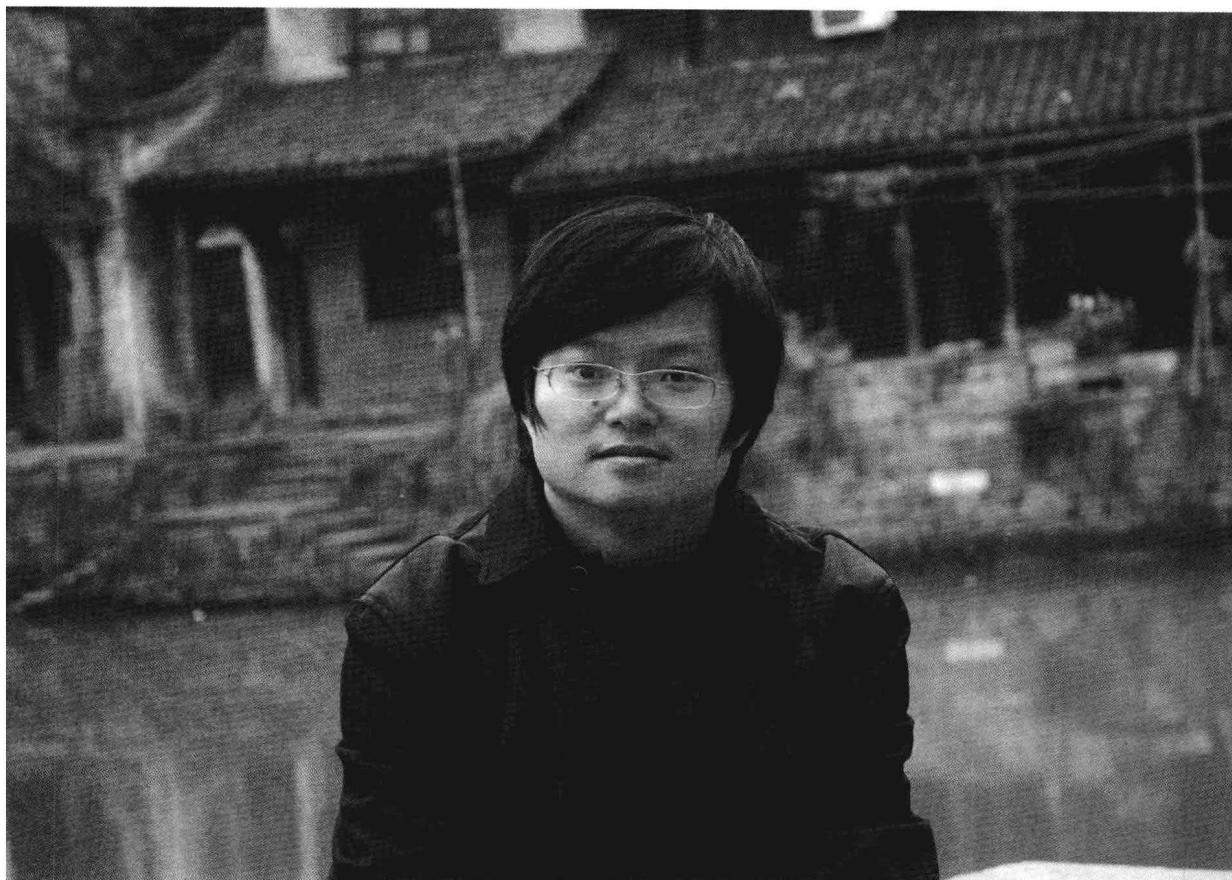
十年只是一个阶段。希望下一个十年，我们还会在诗歌中相遇。

目录

CONTENTS

Quan Zi 泉子	003 泉子诗选 二十八首 024 创作谈 诗之思(节选) 030 访谈 诗在语言的失败中得以凯旋 / 木朵
Hu Ren 胡人	041 胡人诗选 二十九首 062 创作谈 诗歌的“现代性” 066 评论 胡人诗评：白练素净无声 / 程一身
Jiang Li 江离	073 江离诗选 二十八首 092 创作谈 关于我的诗歌
Lou He 楼河	097 楼河诗选 二十四首 116 创作谈 希望我永远热爱诗歌
Tan Ma 炭马	121 炭马诗选 三十二首 147 创作谈 我想写的诗
Fei lian 飞廉	153 飞廉诗选 三十首 175 创作谈 静言废话 179 评论 灵犀小集 / 柏桦等
Gu Dang 古荡	185 古荡诗选 三十首 205 创作谈 回到语言 207 评论 打开“诗歌的暗道”/ 伤水等

泉子,本名胡伟泉,1973年生于浙江淳安。著有诗集《雨夜的写作》《与一只鸟分享的时辰》《拾遗集》,诗画对话录《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曾获刘丽安诗歌奖(2007)、中国青年诗人奖(2010)等,现居杭州。



诗人不一定是那个写下了分行文字的人。或者说，“诗人”并非是一顶为写下分行文字的人而准备的桂冠。诗人可能是一个画家，一个木匠，一个农民，甚至可能是一个屠夫。但诗人一定是一个悟道者，是通过对一种他熟悉的手艺的练习，进而知悉那宇宙秘密规则的人。或者说，诗恰恰不是文字，恰恰不是色彩，恰恰不是声音，而是因你那寓于大孤独中的冥思，而获得顿悟，是因你与宇宙的沟通，与道的契合而获得祝福的一个瞬间。

泉子诗选 (28 首)

多么孤独啊

多么孤独啊
一个人从人世间走过
他留下的
是被别的眼睛忽视的
是被别的耳朵拒绝的
是被别的嘴唇
没有说出的

2001

已是冬天

向下生长的树
倒立着的，匆匆的人
一尾游鱼在鸟儿的阴影中迷路
已是冬天
湖水俯视着心底，那蓝色的孤独

2001

柚 子

母亲从记忆中为我偷来了柚子
 在邻村的山坡上，她用砍柴的刀
 切割着柚子金黄色的皮
 辛辣的汁液，溅在了母亲的脸颊上的汗珠里
 溅落在我仰着眼眶
 我的眼泪与母亲的汗水一同消失在焦黄的泥土中
 随后的时光是纯粹而甜蜜的
 偷窃的羞耻并未抵达我们
 我坐在母亲的左侧，捧着半个刚刚被她那双沾满泥土的手掰开的
 柚子
 它的另一半捧在哥哥那双纤细而苍白的手中
 哦，那时
 他还没有走入那消失者的行列
 母亲坐在我们中间，手中握着刀子
 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们

2003

孤独是什么

孤独是烈日中一池的睡莲
 是唯一的神仅仅在我的身体中
 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同时，又是这广阔世界的全部
 是的，并没有多少人了解
 并没有多少人理解
 那些伟大的真理
 正藏身在这样的悖论中

2005

对 峙

致张曙光

在与时间那艰苦卓绝的对峙中
 我身后站立着的，是一个时代的人群
 不，那甚至是世世代代的人群
 而时间单枪匹马
 那握在它手中的剑，泛着
 与它身体深处同样孤独与冷傲的光
 那些光，正逃向我身后的方阵
 消逝者的行列
 这是一次没有上场
 便已公布结局的战役
 剑柄的挥起与落下便是一个时代
 十个时代不过是他手中的剑的十次起落
 那么，我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是让我们的脖子再一次够得着那嗜血成性
 而又锋利无比的刀口吗？
 是的。但不，
 就像一滴水
 只有重回一条河流才是完整的
 一滴水只有在河水的流淌中
 才能再一次找回自己的脸庞
 而浪花转瞬即逝的白，一次次地
 为那与时间一样绵长的奔腾赋形

2005

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堆灰烬

这个七十来斤仿佛装着枯枝的皮袋子
 是那个魁伟的一百六十斤的身体的延续吗
 这个嘴角上挂满口水，甚至无法分辨自己的名字的人

是那个睿智、果断的中年人的延续吗
 这个任由女医生扒光他的裤子
 在他的生殖器上更换导尿管而面无表情的人
 (哦,他那未成年,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儿正站在他的对面)
 是那个视尊严如生命的男人的延续吗
 不,我宁愿相信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部分
 我宁愿看到的是一堆灰烬
 甚至,我宁愿看到的是一个被车轮碾成的肉团
 是的,我依然相信生命短暂,而灵魂不死
 那么,此刻他的灵魂一定在俯视他曾经
 甚至在此刻依然归在他名下的丑陋的肉身
 他是否有着与我相同的愤怒与绝望
 或者,他正在尝试着去理解
 这里有着神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苦心

2005

在文成公主像前

我来了,公主
 一千三百年前那次艰苦而孤寂的迁徙
 是否只是为了这个下午的相遇
 在这个下午
 你并非作为一个唐代的公主来与我相见
 你是一个我偶然间邂逅的女子
 在二〇〇六年八月五日下午
 在日月山,在苍茫的汉藏古道口
 那用比连绵的祁连山脉更为绵长的苍凉与孤寂
 来换取对时间的穿透力是否是值得的?
 在一千三百年之后
 当一个男子循着你当年的足迹
 来认领那片属于他的苍凉与孤寂
 公主,就像你早已预言过的那样
 我是一个追随者

也是一个转述者
 而在另一个千年之后
 终将有另一个人再一次记起，并说出
 那曾经由我的嘴唇代替你说出的
 “从无穷无尽的偶然中
 发明一条必然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2006

记 忆

第一次做爱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这是相对于一个人的青春而言的。
 第一次通过手来抚慰自己的身体也是在很晚了。
 而在最初的那些时间里，我一次次用在大街小巷的暴走
 来平息身体深处的饥渴。
 那被火追逐，却无路可逃。
 记得有一次，我用了整整一个夜晚从城东穿过整个杭州城
 到达了城西一处我从未抵达过的地方，然后踩着曙光返回。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但又何其漫长的时光。

2006

仅仅是一种陌生感带给我如此剧烈的震撼吗

仅仅是一种陌生感带给我如此剧烈的震撼吗？
 在湖天一色的湛蓝之间
 浮动的羊群仿佛一团团奔跑着的白云
 那坐在圆丘形的山脊上
 看护着谷地上的牦牛与羊群的牧人
 他那王者的忧郁与孤独
 那遥远却依稀可以触摸的祁连山脉
 那在苍凉的孤寂中
 开得如此放肆的黄色的、紫色的花儿
 那失群的大雁

那散落在山坡上的寂静的沙陀寺
那依门吹笛的僧人
他的名字叫加杨洛智

2006

一段屈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献给三舅妈徐绿香

一段屈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三十二年，不过是三十二个列队离去的日子
那没有经由她的肌肤，直接进入她的身体，她的骨髓中的屈辱
三十二年，不过是屈辱与恨融化，并凝固成那白色的骨髓的日子
她被背弃的一刻，是在一个清晨
而在此之前，她作为一个后来成为江南名医的乡村赤脚医生的妻子
一个美丽而又年轻的农村妇女
是一个清晨教会了她羞辱与恨那全部的秘密
从这一刻开始，她是一个弃妇
而她曾经的名位已被另一个同样年轻而又漂亮的
女护士占据了
再后来，她成为另一个只有一个腰子的农夫的妻子
并为他生下一双儿女
这个粗鲁而温柔的男人给予了她全部的爱
但一种更致命的屈辱从来没有消失
甚至是一丝的缓解
再后来，她的一个孩子因为穷困而辍学
再后来，她那个只有一个腰子的丈夫，
那仅有的腰子
因为重体力活而生长出了几粒石子
它们一次次使他汗如雨下
她的心痛与他腰部的疼痛一样真切
但她知道，这样的心痛与爱有关，又无关
当她的男人收拾起行囊，准备到省城求医时
她第一次用法庭的语言告诫他

“不能去找他！”

而丈夫终于没有读出她混合着祈求与命令的告诫

或者说，他读出了，

但很快就忘了

在省城的医院徘徊了两天之后

他找到了那个江南名医——

他妻子的前夫

“你以前家里的，现在在我家。”

在交钱的那一刻，他说出了

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懂的秘密

许多费用也因此被抹去

他带回了那已渐渐恢复的身体，用省下的医药费

为她购买了一台 VCD

以及可以让另一个孩子不至于辍学的学费

在若干月之后，当她获悉那魔术般的金属盒子中的秘密时

她惊讶于自己并没有号啕大哭

甚至是愤怒

但羞辱再一次从世界之轻中获得了那只属于她一个人的重量

她开始便血，起初是几个月一次

后来，一个月几次

再后来，是一天几次

她找遍那个乡村小镇中所有的赤脚医生，以及吃过了

无数的偏方

但血并没有止住

仿佛她身体中的血

在更年期之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在一个极度虚弱的春暮

一句在她老实巴交的男人身体中盘桓数月之久的话

似乎在一个瞬间获得了力量

“去找找他吧？”

“不！

除非死！”

这是她的回答

同时她举起了那与落叶一样枯黄的手掌。

给空气一记响亮的耳光
 她还是在昏迷中被送到了他那里
 他并没有认出她，他以为她只是他无数病人中的一个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但那双名满江南的眼睛还是一眼就认出
 她身体深处的一个巨大的瘤
 它在大肠中近十年的驻扎、巩固之后
 完成了对身体多个部位的占领
 当他用刀子打开了她的身体时
 “迟了。太迟了。”他说。
 “什么？”
 她忽然醒来
 他们在这一刻同时辨认出了对方
 她笑了
 他手中的刀子，以及刀口上滴着的血成为了证据
 她成为了那最终的胜利者
 她用死信守了自己的承诺
 以及宣示了告诫的严肃性
 她的墓碑上写着
 徐绿香，生于一九五五年三月，
 卒于二〇〇七年五月。

2007

温宿大峡谷

如果能化作这峡谷上的
 一片白云，一只散步的羚羊
 那么，我将不枉此行

如果能化作这戈壁上的一颗沙子
 一粒微尘
 那么，我将不枉此生

如果我以岩石的声音告诉你，“我爱你”
 而你以另一块岩石的声音来作答
 那么，我们就不会辜负生命那么漫长而孤寂的孕育

2009

给点点

这不是你经历与见证的第一次死亡
 而是以死亡的名义进行的一次狂欢
 乐队程式化的吹拉
 以及僧人们错落的念经声
 仿佛那些为你所熟识的，从母亲的唇间
 或者是从那些长方形的木盒子中飘出的歌谣
 你一次次试图从祖母的怀抱中挣脱
 以从那些被堆砌的花圈上摘下一朵白色的小花
 就像你曾一次次从春天的枝头摘下的
 另一些五颜六色的花骨朵
 祖母的呵斥声是败兴，甚至令人沮丧的
 你的哭泣来自一次小小的挫折
 而并非是你意识到了
 花朵有时，或者更多的时候
 是生命中寒冷的
 又一次集结

2008

在鸠摩罗什像前

那个伟大的龟兹古国在哪里呢？
 当我站在鸠摩罗什像前
 我身后是依然伟大而残缺的克孜尔石窟
 而我的心因什么变得如此柔软哟？
 是那在雀勒塔格山背面持续的闪电吗

是那伟大的目光与残损的崖壁的共同的俯视吗
还是因对一个女孩那绝望的爱情

2009

直到有一天

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曾以为爱情会永恒
就像，我曾以为我能永远年轻一样
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曾把清晨树丛深处一声雀鸟的啼鸣
与一群乌鸦的翅膀在天空中划出的低低而倾斜的弧线
作为一种永恒的形式
随后的，那些否定与新生，那些由孤独与欢愉编织而成的时光是漫
长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试着，并终于理解了
爱并非作为一种情欲，甚至并非作为你与单个事物的连接与束缚
而是对至真至美的那永恒的激情与热爱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理解了每一次生命
都是我们向那圆满之地的再一次出发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理解了
清晨树丛中一声雀鸟的啼鸣与一对对黑色的翅膀在天空中留下的
那些光滑而破碎的圆弧
都是真理从空无中发出的召唤

2010

真实是什么

一对青涩的异国小情侣
他们相互凝视的眼神让我羞怯
或许，还有一种不真实的疑惑
是虚幻的吧！
一个不再相信任何童话的人
是一个长大了的，还是一个衰败的人？